

成年・禮

文、圖／曾瑋（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專門委員）

記憶與遺忘

踩著巨石之間間隙，我汗如雨下，一步緊接著一步，彷彿想追上眼中所及的綠，丟下一身的倦與疲。

在窄小的山徑上，一隻黑狗從我腳邊竄過，停在前方約略兩個大步的距離，毛色在陽光下黑得發亮，然後回頭，清澄的大眼望著我，彷彿看穿了這個旅人，沒有目的地追逐著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迷惘。

許多人說苗栗南庄的這片森林，沒有熟門熟路的賽夏族人引路，很容易迷失方向，怎麼走也走不出來。長老指著前方，說他小時候曾被蒙著眼睛帶到此處，被長者要求自己找出到特定地點的路徑。當舉目所見，皆是披天蓋地的綠，前一秒的艷陽，下一秒就被陰影吞噬。當時的他，只知道痛哭，然後，哭。

亙古恆常（或無常）的野林之中，年輕的孩子，因找不到歸途，驚懼而落淚。

這裡，是「沒有門的地方」。為了讓遊客不要在森林中迷失，管理當局用盡各種方法，除了適度修改路線、不斷的宣導、提醒遊客要記得隨身攜帶必要的食物、衣物、手機、行動電源，還特別標示「手機有訊號」的指示牌，提醒大家要照著指示牌走。只是這一切都無法讓遊客抵抗山林

的魔力，總是在其中掉了魂、沒了神，失了方向。只要進了林，彷彿向山靈交出理智的羅盤，只能在其中任憑神祇的擺弄。

賽夏族在邁向成年的訓練之一，就是教導孩子們，能在山林之間保有絕對的明晰與洞見。他們無懼山林之大，跳躍於巨石、山徑之間；無畏千變萬化的山中氣象，定靜、謙卑的順服著山稜的曲線，憑著記憶找到歸途。



■ 在山徑偶遇的黑狗有著澄澈大眼，彷彿看透了什麼。

而踏進山林的旅人，偶有無法抵擋強大的森林氣場，甫一進林，即被氤氳之氣衝亂了元神，沒了方向。當被綠林無邊無際的圍繞，置身其中，往往更明確的感知軀體與靈魂的距離。汗水與疲憊將意志與肉體解離，如果讓自己的理智放手，那真會忘了自己的前世今生、愛戀嗔癡。遑論歸途。

我隨著長老的步伐，踏入成年禮的試場。接下來，會是喚起與祖靈相繫的記憶？還是遺忘？

存活與死亡

要通過森林的考驗，不是找到回家的路就好。你必須，先活著。

長老遞上一片葉子，要我放進嘴裡咀嚼。我猶疑了片刻。自以為是的文明機轉在腦中快速的建起了防衛機制。

這不行！沒吃過！有沒有毒？

我還忙著天人交戰，長老早隨手將葉子塞進嘴裡，一邊咀嚼著，一邊露出透心涼的神情。

「我們的孩子9歲之前，要經歷第一次成年之前的考驗，過程中有一項任務是，要在這森林中，找出5種藥用植物」。

我看看手中的葉子，趁長老不注意的時候撇過頭，吸了口氣，將葉子淺淺的放進齒間。不一會兒一種透著清涼的香氣緩緩溢出，很快充斥了整個口腔。

賽夏族人面對身體病痛，不管是外部傷口或是內部疾患，皆從牛樟樹的葉子、枝幹、樹皮到樹根等部位取材做藥引。在賽夏族傳統信仰中，病死、意外死或戰死

的靈魂，在靈的世界裡仍然痛苦，因此會將惡終的軀體帶到牛樟樹下，讓樹靈來醫治惡終的靈，得以在靈界無病無傷。

當某個時刻，倘若我們必須在這林間，面對生死交關，我們真能在樹靈的腳邊活下來？還是屆時只能棄守，向上蒼祈求對渺小生命的一絲憐憫？

面對死亡，我們畏懼，進而用盡各種手段，證明我們才是生命的主宰。精密的醫學技術、以統計精算的存活率、對症下藥的治療…，曾幾何時，我們忘記應該治療的是一個完整的人與魂，而不只是某個症狀的消除或緩解。

賽夏族人在成年禮中，對於山林植物熟稔程度的要求，並非意圖將植物二分為可用或無用，而是一種與山林共存、將自身性命與山林相繫的儀式。當我們認知生命的有限、生老病死的無常，便會更深切感知，山林之間取與不取、用與無用，所應採取的分際。生死之間，不過是與山林之間，彼此對於生命的對話與辯證。

活著，也許是一種嚮往；而當我們病了，或是接近死亡，也許我們該做的，是傾聽，交付自己對於生命的執念與癡妄，讓真正該被治癒的，找到它的處方，無論受傷的，是身體還是心靈。

此刻與永恆

遠方響起悶雷，一行人不由得加快了腳步。近日午後的滂沱大雨，總來得令人措手不及。我們知道，接下來的，是雨神的千軍萬馬。

踏著交錯的石稜下行，來到一處下凹

的谷地，溯著苔蘚往前，一棵參天巨木矗立在谷地的中央。眾人魚貫繼續向前，我卻不自禁停下了腳步。從低處抬頭望向伸向天際的樹頂，像朝聖一座巨佛，一時無語，唯有平靜。

遠方又傳來悶悶的雷，接著是由遠而近的雨聲。我下意識的想找避雨之處，卻未見一絲飄雨。原來濃密的樹冠紮紮實實的阻擋了雨勢，我們因謙卑地親近樹靈，而得了庇蔭。這是一棵百年牛樟，昂然獨立。粗如巨蟒的藤蔓纏繞林間，像是守護者，捍衛著牠們的神靈，也守護著生者和亡者。

繁茂的樟樹林曾吸引無數為了樟腦經濟利益前來的漢人與日本人，時光流轉，今日樹靈俯視的，是虔敬的賽夏族人與旅人過客。

同行者許多人轉身，背對著樹，開始合影。而我找了個面對著樹的遠遠的角落，席地坐下，仰望著樹梢，像是進了佛堂的弟子，等著神靈和我說些什麼。

在人手一機的時代，照相不再是僅限

於專業技術者或一小群文青的特殊癖好，每個人都能在強大的鏡頭與濾鏡設定下，拍出過去僅有專業攝影師得以呈現的光影片刻。但看著鏡頭的我們，有多少真正記錄下環境的真實？而不是僅僅看著眼中的自己？

遊人們還在為鏡頭中的自己爭執著站左邊些還是站右邊些，有人熱情的喊著我過去合照，我微笑著搖了搖頭，忽然想到自己戴著口罩！沒了笑容的搖頭，不啻是無禮的回應，連忙拉下口罩補上笑容，試著讓這樣的婉拒有些溫度。

疫情當下，不知曾幾何時，嘴角上揚成了必須刻意為之的禮儀。難道是神靈的警示？在提醒世人，此時享有的陽光、空氣、水、自在的呼吸、皆是危脆的暫存及小確幸？

如果今天擁有的一切，明日將不復存在，當我們面對神靈，心中的祈願，會是追求長存的永恆？還是只願保有無可替代的此時此刻？

試煉與重生

雨聲漸歇，我們繼續在大樹與藤蔓間前行，專注於腳下巨石與沙泥的間隙，綿密的蒼綠苔蘚，包覆住眼見所及的石頭、樹幹、藤蔓，輕撫其上，竟是毛氈般的柔軟。這是山靈用尊榮的綠毯，迎接虔敬的旅人。

這一刻，彷彿與現世的自己脫離，等待與前方的、不可知的，另一個自己，相遇。終於知道為什麼許多人，會執迷於山林中的獨行，那近似於一種移動中的禪定，



被蒼綠苔蘚覆蓋之處，猶如山靈鋪上的綠毯，迎接每一個來訪的人。



■ 取一支芒草陪伴自己前行，就像山靈在身旁；若安全返回，再取一支新的芒草放回，表達感謝。

大汗淋漓，沒有好惡嗔癡，只聽見山中蟬鳴，跟自己的呼吸。

想起入山之前，長老帶領著眾人，在入山處對著代表神靈的立竹，以竹籤串肉、竹杯盛酒，向祖靈祈求平安。無非也是在此刻同時放下自身的執念與俗世的紛擾，以謙卑之姿，將純淨的自我交給天神。竹子上綁著的芒草，乘載著山靈的護佑，當年的賽夏族獵人會將竹子上的芒草放在身上護身，如果順利返回，則會在入山處向神靈致謝，並摘取新的芒草，虔敬地綁回竹子頂端。

我們從來就並非真正的孑然一身，透過與神靈儀式性的相繫與解離，才真正完整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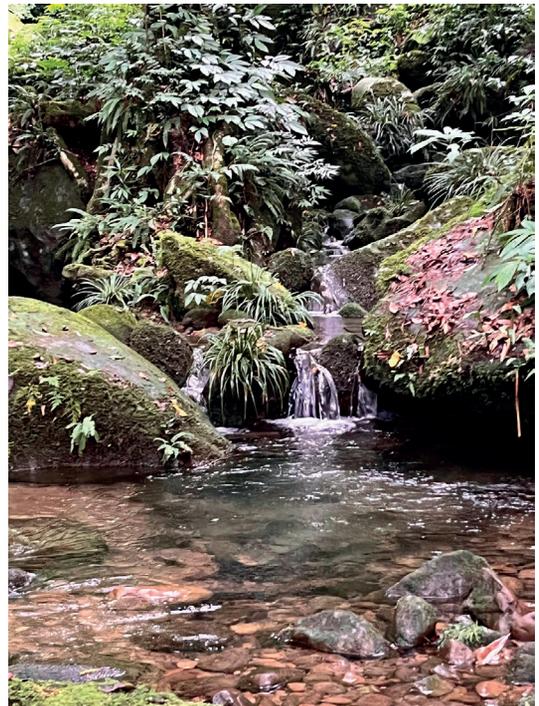
潺潺水聲，河谷自清沁的山澗間開展開來，陽光自樹隙撒入，在水面閃起粼粼

波光。能見天的有水之處，這是賽夏族人的神聖之地。

過去的賽夏族人，只要行到此處，必祈求天的祝福：婚嫁之人，須忘卻過去的遺習，迎向新的人生；喪家行經，須放下過去的憂傷，自清泉的洗滌中復原；征戰的勇士，自潭中掘取力量前行；遠行的族人，向上天祈求賦予面對未知的勇氣，邁向新的旅程。

身為遊人，我知道這是與山靈最親近的片刻。因為繼續前行，我們都將遠離山神的庇佑，再次沾滿一身的俗世塵土，繼續為無邊際的現實拚搏。我俯下身，讓雙手浸潤在冰涼的山泉中，這是一個俗人，向山靈的無聲祝禱與祈求。

黑狗跟著主人的腳步前行，在高低起落的巨石上下跳躍，有時跑在主人前方，



■ 過去的賽夏族人每當來到清泉旁，都會向天祈求祝福。

有時又刻意向後頭跑來我們這些跟隨著的腳邊，彷彿是隨行的守護者，深怕我們落了隊。

主人是個膚色黑黝、身材壯碩的男子。同行者說他之前是山老鼠，後來因為自己的部落與林業保育署新竹分署簽訂夥伴關係協議，開始發展山林綠色產業，便改成養蜂，現在是當地原住民合作社的成員。

看著他的側臉，臉上只有如同腳下巨石一般的稜線，沒有表情。

這就是成年了吧！不再年少輕狂，放棄與俗事爭奪資源，平靜的與山林共存。

成年，不再是到了特定年紀所舉辦的歡慶儀典，而是對自身價值與能力做出承諾的關鍵時刻。我們不再測試孩子們是不是能在迷霧森林中找到回家的路，而是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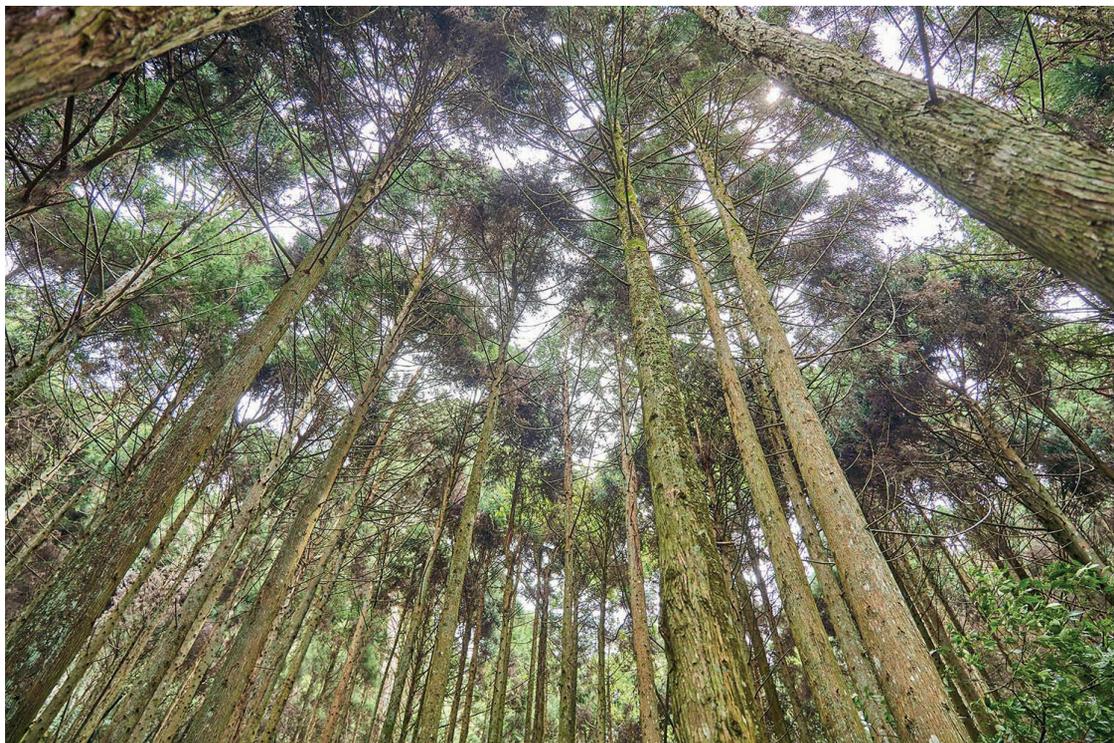
待其是否展現勇氣與膽量。真正的長大，不是年齡的大小，而是責任的承擔及智慧的累積。

賽夏族人，面對時代的演變，成年禮有了不一樣的內涵。而對於進入山林的遊人，從入山、放下，經過汗水、雨水、泉水的洗滌，無論之前為何，當離開山林的當下，已不同以往。

成年禮，是一場試煉，只有通過考驗者得以享受讚譽與承擔責任；也是不能也無須回頭的轉折，先經洗禮，方如浴火重生。

山林，是試場，也是記憶與遺忘、存活與死亡、此刻與永恆、試煉與重生的展場與見證。🌲

本文轉載自《上下游副刊》二七二期



■ 賽夏族人的一生，都與家鄉的森林息息相關（攝影／吳尚鴻）



■ 插畫／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楊筑雲

在苗栗山林深處，佇立了一棵挺拔的猴歡喜樹，賽夏族稱他作「爸爸樹」，他就像是父親，守護著這片森林與族人，也見證了世代更迭與環境變遷。這裡，自古就是賽夏族人的成年禮考場，孩子們無懼山林之大，也謙卑的面對森林的試煉；現在，這片魔幻森林，不僅接納虔誠的族人，也歡迎探訪秘境的旅人。

坐在巨石上，倚著樹，閉上眼，靜靜聆聽樹梢間流轉的森林耳語，一起追隨賽夏族先人的足跡與智慧，與山林共生，與自然共榮。